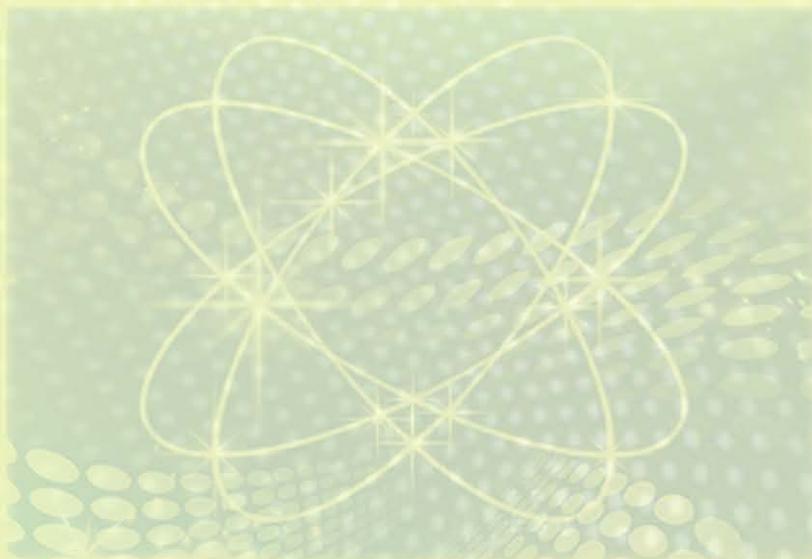


滴血的麻将战

魏雅华 /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滴血的麻将战

魏雅华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1-1 一版一印

se21901298

滴血的“麻将”战

Dixue De Majiangzhan

魏雅华 吕行 编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北 马路 108 号)

辽宁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160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18 印张: 6.5

1991 年 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50,000

责任编辑: 任 宁 插图: 徐 立
封面设计: 徐 立 责任校对: 小 群

ISBN 7-5313-0487-2/I·458 定价: 2.70 元

题记

老柴老了，年轻的时候，他当过刑警队长，后来在法院当法官。现在退休了，常来找我，坐在我家那个宽大的、有葡萄架遮荫的露台上下棋。闲来没事儿，还常到我这儿喝酒，我也藏着些老年陈酿，他便越发地身不由己了。

他爱说，我爱听。年轻人活在对未来的希冀之中，老人们活在过去的回味之中。

他对我说，作家，把我亲身经历过的这些事写出来。留给后人看吧。写成一部新的“三言二拍”吧。

我想，对呀，巴尔扎克不是写了部《人间喜剧》(La Comédie Humaine)么，我何不写部《人间悲剧》呢？

下面这个案子，是老刑警队长讲给我的，一个二十多年前他经手调查的案子。几十年过去，这个案卷却经久弥香，后味悠长，陈年佳酿似的，真的是部《醒世恒言》呢。

目 录

滴血的麻将战.....	1
开场锣鼓.....	1
阴谋.....	3
一桌麻将.....	4
“双旗镇刀客”.....	5
“香蕉皮”：有枪押阵.....	8
破釜沉舟.....	11
立规矩.....	12
大玩法.....	13
暗渡陈仓.....	16
“双旗镇刀客”坐庄.....	17
“武大郎卖烧饼”.....	19
他作了“相公”！.....	24
脚底下使绊子.....	25
“倭瓜”：发迹在西安.....	27
孔雀东南飞.....	29
碑林门前.....	30
步步升级.....	31
“倭瓜”坐“庄”.....	32
“雅马哈”.....	36
图穷匕现.....	44
大院夜雨.....	45
吕四娘传奇.....	46
吕四娘坐庄.....	51
暗地打黑枪.....	54
“香蕉皮”.....	56
赌海扬帆.....	61
“香蕉皮”坐庄.....	62
酸歌.....	70

夺命白板	72
紧急逃亡	77
十三太保!	79
尾声	83

滴血的麻将战

夜深人静了，才入夜的那种兴奋，华灯初上的那种激情，流淌的人流车流，在渐渐地消褪，西安古城的灯光，渐渐地暗了。车也少了，连交警们都下岗了，十字路口的红绿灯都变成了自动转换。不过古城却变得越发地秀美，千娇百媚的睡美人哟。

开场锣鼓

居住在民乐园那条狭街里的一个又一个杂院里的人们，大都熄灯进入了梦乡。唯有前院角落里有一扇窗户，露出一一点微弱的光亮，不大功夫，那一丝微光也不见了。大概这一家也熄灯入睡了吧？

这是“香蕉皮”的家。

你想错了，这屋的四个人都没有睡。屋子不大，一只一百瓦的日光灯管，把屋子照的雪亮。“香蕉皮”怕外边露光，又查了查那一薄一厚的两道窗帘捂着的窗户，很严实。

可他还是不放心，他出了房门，从屋外看，看到严严实实，像黑着灯，这才放了心，回到了屋里。屋里有四个人，三男一女，才刚在麻将桌边落坐。

这四个人当中，三个人是熟人，只有那个留着瓦片头的“双旗镇刀客”是个生人。他只所以被称作“双旗镇刀客”，是因为他从小便是个杀牛的。练得一手刀法娴熟的杀牛绝活儿。而且身上总带着两把宰牛刀，还好侠仗义，打抱不平。这“刀客”的名号，似乎也形神兼备。

“双旗镇刀客”才一进屋，便一愣。今天这一张桌子，四条腿中居然有一条是位娇客。原先可没说有个女人呀。他不禁回头看了一眼“香蕉皮”。可“香蕉皮”也似乎一头雾水。

来之前，“香蕉皮”不是说是“油狗”吗？“油狗”他认识，好歹还有一面之交。这让他大感意外。他不由得多看了她两眼。更何况，她是那种你只要看了一眼，便由不得想要看第二眼的女人。

首先是这女人的年纪，他说不准，三十还是四十？都像。这个谜猜不透。更让他吃惊的是她那种清秀如水的气质。准确地说，她是个少妇。落落大方，浑身上下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。他在想，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种感觉？

哦，对了，在她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。那么，这种贵族的气质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不知道，一定是天生的，从娘胎里带出来的。

她眉清目秀，皮肤白皙，像是用罐罐扣出来的韭黄，鲜嫩水灵。可这还不够，对了，他明白了，是她的肩膀天生比一般的女人窄，至少每边窄了五寸。再加上长长的脖子，高胸蜂腰细腿，那种贵族的气质便天生玉成。如此以来，她的飘飘欲仙，便得到诠释了。

奇怪的是，这么一堆人当中，怎么会这样一位冷美人？这不是她该来的地方。“双旗镇刀客”觉得，这个女人的一身都是谜。

“香蕉皮”问“倭瓜”：“今天怎么不见‘油狗’，不是说好的吗？”

“倭瓜”说，“‘油狗’病了，今天打电话给我说，住院了，急性肠炎，拉得止不住。

还发高烧，39度7℃。我思量着，今天的牌场不能因为他散场，那多扫兴。便请了位女侠，‘吕四娘’，英雄美女齐了。是不是？英雄会，对吧。”

四个人都会心地一笑。

“倭瓜”也在细细地打量“双旗镇刀客”。说他是“双旗镇刀客”，绝了。他真的是“双旗镇刀客”，像个杀牛宰猪的。从外表看，他并不是虎背熊腰，高大威猛，让人胆寒的蛮牛刀客。可细看，说他是刀客，谁都信。

那张有楞有角的脸，那藏而不露的冷得很酷的眼神，那身坚硬如铁的肌肉，都告诉，这个人，得提防着点，小觑不得。

“倭瓜”对“吕四娘”说：“这位‘双旗镇刀客’，绝非浪得虚名。杀牛刀法娴熟，炉火纯青，出神入化，你知道什么叫‘庖丁解牛’吗？那典故说的就是他呀。‘吕四娘’说上一段儿，给大伙儿亮亮耳朵。”

“好！”三个男人一齐吼。

“倭瓜”如此作是为了让来者心劲放松，不对临阵换将心存芥蒂。“吕四娘”心中明白。便说：“小妹从命。”

三个男人一齐鼓掌。

“吕四娘”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庖丁为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踣，砉然向然，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。合于《桑林》之舞，乃中《经首》之会。”

“倭瓜”暗暗称奇。“吕四娘”张口便来，朗朗爽音，字字珠玑，且一字不差，这个女人不简单。到底是梨园世家，端的是冰冻三尺呀。

“双旗镇刀客”惊讶不已，这样的评书，他从来没听到过。虽说艰深难懂，可半听半猜也听得出其中的音韵，好得不得了，字字圆润如玉，声音清脆，恬静如水，了不得呀！

“香蕉皮”听得呆了，“倭瓜”真有手腕儿，从哪弄来这么个尤物！

“吕四娘”接着说：“文惠君曰：‘嘻，善哉！技盍至此乎？’庖丁释刀，对曰：‘臣之所好者道也，进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时，所见无非牛者。三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。’”

“倭瓜”越发地惊叹不已，真难以置信，“吕四娘”的古文水平，古声古韵，古香古色，竟能高雅如斯，出神入化，达到如此境界，真的不是凡人了。

“双旗镇刀客”更加的听不懂了，但最后一句，“三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。”他听懂了，他骇然了，古人早已如此了。他杀牛时，的确牛不是牛。牛在他的眼里，皮是皮，骨架是骨架，筋是筋，肉是肉。只见细部不见全牛。刀至牛解，快如风，疾如电。那是“双旗镇刀客”的绝活呀。

接下来，“吕四娘”说的更加地如行云流水，语速也越发地快了，她说：“方今之时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依乎天理，批大郤，导大窾，因其固然，技经肯綮之未尝，而况大軱乎！”

这几句话，包括“倭瓜”在内，三个听众一个字都没听懂。天书一般。可他们都相信，“吕四娘”一个字都没说错。他们听不懂是因为他们没这水平。

“吕四娘”放慢节奏，咬字有痕、字字千钧地说：“良庖岁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。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数千牛矣，……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彼节者有间，而刀刃者无厚；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，是以十九年，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”

这段话，“双旗镇刀客”是听不懂的。

可“倭瓜”听懂了一点，他解文说，“宰牛者分几个级别，良庖丁一年换一把刀，次一点的，一月换一把刀，可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了，还跟新的一样。”他问：“‘双旗镇刀客’，你的刀多长时间换一把？”

“双旗镇刀客”：我杀牛九年，换了三个老板，没换过刀。

“倭瓜”：“真的？大侠了。”

“双旗镇刀客”却说：“大姐，您接着说呀。我听得正爽呢。”他正听得出神。

“吕四娘”也似意犹未尽，接着说：“虽然，每至于族，吾见其难为，怵然为戒，视为止，行为迟。动刀甚微，讎然已解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，善刀而藏之。”文惠君曰：“善哉，吾闻庖丁之言，得养生焉。”

三个男人都听得呆了。虽说听不大懂，但“吕四娘”的字正腔圆，妙语如珠，口若悬河的功夫，是领教了。

“双旗镇刀客”说，“今天就为听这段评书，我奔走千里，值了。”

“吕四娘”却说：“见笑！见笑！献丑，献丑！”

“倭瓜”觉得，就是这一段说词，“吕四娘”已进入了这块生人难以进入的圈子。他的目的达到了。

阴谋

晚上，“香蕉皮”，邀“双旗镇刀客”来打牌，跟他说的是三缺一。

“香蕉皮”说，今天晚上，咱们三个人；“油狗”、“香蕉皮”和他，合伙收拾“倭瓜”。这口猪肥。可“油狗”没来，却来了位冷美人。

“香蕉皮”说，他知道“倭瓜”这小子的家底，说少点，有上千万吧，他倒腾服装，有七八年了，从摆地摊卖袜子起家，现在有了好几家店，店虽不大，位置却在解放路西二路口的黄金地段，哪天的营业额都在两三千。少说也是对半利，一天挣多少，你去算吧。

这还只是明的，“倭瓜”真挣的不是这些店里的钱。

“香蕉皮”带着“双旗镇刀客”去了他的店，那店堂面积是不大，顶多百十个平方米。可真是豪华型的，茶色玻璃上用荧光红书写着：进口服装，工艺精美，式样新颖，款式高雅，欢迎惠顾。走进门。小小的店堂里乐声袅袅，有个港妞冲着每个进来的人笑，不但嘴唇鲜红，还涂了眼青，一头披肩发遮住了半张雪白的脸。

店里的东西全是进口的，日本的豪华套裙，英国的高尔夫西装，价钱高的让他乍舌。再低头看看柜台，柜台里放这些首饰、电子表、打火机和工艺品，可件件上面都有外文商标，看来都是洋玩意儿。

他再看看那些五光十色、奇形怪状的各式服装。他终于明白了：这样的店，不是为他这样的人办的，就在号称全国八大城市之一的西安，也不是为一般人服务的。是为这个城市里顶多百分之三的摩登小姐们服务的。

他心里暗暗的估算了一下，这“倭瓜”的确是个肥得流油的主儿。

“香蕉皮”说：“走，今天晚上榨干那老肥，少说也捞他个三五十万。还有他的那部‘宝马’车。”停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要赌，就大赌，一辈子赌这一回也就够了，人一辈子，不就这么回事？”

“双旗镇刀客”说：“那‘油狗’呢？会跟咱们合伙吗？那小子可够奸的。”

“香蕉皮”附在他耳边说：“放心，他跟咱们是‘铁哥们儿’，今天晚上，咱们捉‘倭瓜’的大头。”

他心里有了底儿。

“上一回，我们就捉了‘倭瓜’的大头，赢了他五万七千元。”

我的天！五万七千元！要是他“双旗镇刀客”，这一把输的，只怕这辈子倾家荡产，再也翻不过身了。

“哼。”“香蕉皮”嗤笑一声：“五万七千元，不过在他身上拔了根毛儿，碎碎几个事。

那崽娃子，送进屠宰场，身上的膘，要没有七寸厚才怪呢。”

他吃不准这些人。

“他除了老婆，还养了两个情妇，公开的，谁不知道？店里那俩港姐儿都跟他睡觉，你信不信？”

他信。这狗东西，有了钱，什么都会有的。瞧瞧，人家这才叫活人呢。

可今晚“油狗”没来。形势变了。不过，也没什么可挑剔的，“倭瓜”带个人来，很正常，就算“吕四娘”给“倭瓜”作“托儿”，作保鏢，谁都没话可讲，就是“倭瓜”带了他的老婆来，也不算破了赌场的规矩。

只有一点，他俩只能作“对家”，不能作上下家。

一桌麻将

哗啦哗啦，倒牌开洗。一桌麻将开打。才上桌面，都在试探对手，小心翼翼，试试水深水浅，水热水凉。都在打量对手。

先说“吕四娘”这个绰号吧。

提起“吕四娘”，年纪大一点的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有个名闻天下的《吕四娘刺雍正》的评书段子，响彻中国。千古绝唱了。

那评书段子说的是雍正年间，湖南秀才曾静因不满清廷统治，上书名将岳飞的后裔陕西总督岳钟祺策动反清。可岳钟祺却向朝廷揭发了曾静。雍正就此事严加查办，一网打尽，大开杀戒。广肆株连，由此引出浙江文士吕留良文字狱案。曾静等人锒铛入狱，后被满门抄斩，吕留良一家也未能幸免。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因在安徽乳娘家中，而逃过此劫。

年仅十三岁的吕四娘秉性刚烈，得知其全家祖孙三代惨遭杀害，悲愤填膺，刺破手指，血书“不杀雍正，死不瞑目”八个大字。只身北上京城，决心替全家报仇。途中巧逢高僧甘凤池，四娘拜之为师。甘授吕四娘飞檐走壁及刀剑武艺。

艺成之后，吕四娘辗转进京，设计潜入乾清宫，刺杀雍正，削下头颅，提首级而去。

民间盛传雍正大葬时以金铸头代之，葬于河北省易州泰陵地宫。

尽管这只是一段评书，民间传说，究竟有无此事，无藉可考。可老百姓却对“有无此事”不感兴趣，吕四娘扬名天下。大女侠也。

“吕四娘”真名叫李司良，与“吕四娘”毫无瓜葛，可因谐音，李司良与吕四娘发音极近，而她又是个女杀人犯，刚烈女子，于是她的名字便成了“吕四娘”了。至于她为什么杀人，后面我们再慢慢地讲。

才开打，她手顺，一脸喜色。

坐在他对面的是“倭瓜”，因为他长得又黑又胖，不但发了横财，还发了福，越发胖的出奇，前两天到特体服装店去做裤子，一量，腰围三尺七寸。比怀了六七个月孩子的女人肚皮还大。估摸着躺着站着一般高，所以外号叫“倭瓜”。

你别看这个“倭瓜”长相蠢笨，那双眼睛老像没睡醒似的，半睁半闭，木呆呆的，可是内里却十分精明，办事老辣。老谋深算。手腕上老带一块黑色带计算器的手表，那手表还带电子打火机，在那年头，是个时髦玩意儿。脖子上挂条金项链，粗得都能拴狗。

财大气粗哟。

大伙说他会算计。牌打了一圈儿，他有输有赢，大概还是赚了七八百元，所以，他稳稳当当，胸中有数，只管朝天亮打。

“香蕉皮”就是个卖瓜果梨桃儿的，每天蹬一部三轮车，卖香蕉、苹果、甘蔗、桔子，

弄好了，一天赚上百儿八十的也有，弄得不好，一天三五十元，要是碰上阴雨天，或是弄不到价合适的货源，歇上三天五天，十天半个月的，那也是常有的事儿。他叫“香蕉皮”，单凭这个外号，就知道他的为人了。

可有人说，“香蕉皮”卖瓜果梨桃不过是个样子，其实水深着呢，“双旗镇刀客”觉得，这是真的。“香蕉皮”是个咬人的狗不叫，焉驴踢死人。干实事的主儿。

“双旗镇刀客”

“双旗镇刀客”这次从原上下来，来西安谈一单大生意。

有人告诉他，说他的一个兄弟弄到了块稀世珍宝。杀牛杀到了一块大牛黄。那块牛黄有多大？说起来吓死人。重达 2675 克。

“双旗镇刀客”天天杀牛，别说见，听都没听说过这么大的牛黄。

牛黄，是黄牛或水牛的胆囊结石。别名丑宝。为牛科动物牛干燥的胆结石。牛黄完整者多呈卵形，质轻，表面金黄至黄褐色，细腻而有光泽。

他知道，这牛黄是个宝。

中医学认为，牛黄气清香，味微苦而后甜，性凉。可用于解热、解毒、定惊。内服治高热神志昏迷，癫狂，小儿惊风，抽搐等症。外用治咽喉肿痛、口疮痈肿、疗毒症。由于天然牛黄极其珍贵，国际上的价格高于黄金，现在，大部分中成药使用的都是人工牛黄。

他杀牛，每头牛他都会在牛的胆囊中细细地察找牛黄。可从来没发现在大于 50 克的牛黄。可一颗超过 50 克的鸡蛋大的牛黄，就是 100 克的金子呀。50 克的牛黄就能让一家人一夜暴富。你可以想想，2675 克。这财发得有多大。

牛黄多呈卵形、类球形，大小不一，直径一般在 0.6~3(4.5) 厘米。黄豆般大小。表面黄红色至棕黄色，有的表面挂有一层黑色光亮的薄膜，习称“乌金衣”，有的粗糙，具疣状突起，有的具龟裂纹。体轻，质酥脆，易分层剥落，断面金黄色，可见细密的同心层纹，有的夹有白心。气清香，味苦而后甘，有清凉感，嚼之易碎，不粘牙。

可那块牛黄细韧如石，质地极好。

给他捎信儿的人说，这块牛黄的发现者，是家肉联厂的上夜班的俩哥们儿，这事没人知道，发现牛黄以后，他俩悄悄地用衣服包了，夹带出来了。有人知道了，这块宝便不是他俩的了。他俩不敢明目张胆地卖，偷偷地私下卖给远方的亲戚好友。所以会传到“双旗镇刀客”的耳朵。

这简直就是块无价之宝。卖给哪家药店，这块牛黄会成为镇店之宝。

货主开价五十万元。

听上去似乎是个天价，“双旗镇刀客”心里明镜儿一般，其实这个价钱很便宜。这是个“金子当成黄铜卖”的价呀。他别的不知道，牛黄的价钱他会不知道？他卖过几回牛黄，好几家中药厂都在盯着他，只要他碰到了牛黄，药厂会连夜赶到他家。他说什么价就什么价。牛黄就如此珍稀。

如果能大明大方地卖，这块牛黄，一百万也值。他是个杀牛的，是个一把牛刀闯天下的刀客。家里有块牛黄很正常。货主不能挑明了卖，他可以呀。他能把这个来路不明的宝贝洗白。他买头病瘦牛一杀，这块牛黄不就洗白了吗？

干！

拚了！

这样的一夜暴发的机会，一辈子也许就这一回。过了这个村儿，就再没这个店了。机

不可失呀。

可五十万，这是个天文数字呀。他到哪儿去借？别说五十万，就是一万元，他都拿不出来。他是十几块、几十块地挣钱的人呀。还有中间人的好处费两万元。货主说，他只等七天，七天之后，他便不用再来了。

（老柴说，那时候，我这个刑警队长，手下带着好几十号刑警，一个月的薪水才六七十块钱。就算高收入了。）

他急疯了。送到嘴边的肉，他不吃？就凭他宰牛，杀一头牛才挣人一二十块钱。这辈子别说挣上几十万，能挣上三五万都难。

他还是弄齐了。这笔钱来得不容易。从银行里日鬼捣棒锤地弄了五十万元，东挪西借，又借了两万元，分别背着一分五和三分的高利贷。就指望着这笔生意发财哩。

他火急火燎地把钱凑齐，已经是他接到消息的第十天了，他原本指望这块牛黄不会那么快地易主，可他匆匆地赶到西安，人家说，已经卖了，卖了60万元。那俩肉联厂杀牛的，拿了钱，颠了。不知哪里去了。发了这么一笔大财，还不人间蒸发吗？

他傻眼了。就算没捣手，他也是干瞪眼呀。60万，他拿得出吗？差8万元呢。

他在西安城里瞎转悠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这么两手空空地回去？他不甘心。一路的盘缠吃喝住店，赔进去好几百元。

“香蕉皮”跟他有一面之交。他对“双旗镇刀客”说，我这儿有个发财的机会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。

真的是渴睡递枕头。

“双旗镇刀客”喜出望外。“香蕉皮”说，咱们仨捉“倭瓜”的大头。那一个人他也认识，一块儿喝过酒，叫“油狗”。

说到打牌，他是老手，年纪不大，可还在他爷他奶怀里抱着的时候，便便在牌桌边上站。替他爷他奶摸“炸弹”，从小便是要什么来什么的小香手。

这两年，赌风日盛，他便来真格儿的，越玩儿越大了。他这人脑子够用，无论什么事，只要想学，就能会，很快就精于此道了。

一百三十六张麻将，他背得滚瓜烂熟，什么打法都玩得来，他不轻易去赌，他知道“将军难免阵上亡，瓦罐难逃井上破”的道理。所以，虽不敢说每战必胜，但十有六七的胜率却是真的。

他常在外边跑，人家喜欢他的敦实憨厚，威猛刚烈，也弄成过那么几回事，人家也信他。他这人粗中有细，打着打着，便悟出不少门道来，牌打得精了，居然远近没有对手，成了常胜将军。只是村里的赌，多是小赌，一二十元，二三百元，便是大输赢了。

那时候，老头儿老太太打得还是钢蹦儿，一分两分的输赢。

他打牌有了点儿名气，又让派出所关了几回，便有点怕了。这名气可不是好名气，他爹跳着脚骂，派出所、治保会也常盯着他，他便不敢在村里赌了。

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。

他到远处去赌。

他赢过钱，可钱这东西，若是来得快，便去得也快，他没发财，可也没落难。

他开始爱到生人生地去打。自然，这种时候难免风险也大。他自持身高力大，膀阔腰圆，又学了几招实用散打，也不怕赌场上翻脸，翻脸就翻脸，我害怕你不成？不沾亲也不带故。要不怎么对得起他这“双旗镇刀客”，“关中冷娃”的威名呢。

我是刀客我怕谁？

不过也有两次，他也够险的。

有次，他身上的钱输光，没钱顶账。让人家暴打一顿，六七个打一个，双拳难抵四手，那回他给打惨了，被打得鼻青脸肿不说，还要他写下一千元的借款凭条。他给打瘫了。没法儿，便由人家押了回家取钱，他家里哪有什么钱？

那俩也够狠的，怕他逃跑，便扒了他的裤子，他全身上下只有一件背心，连裤头都给他扒了，好在那背心长，能遮住他的光屁股，多亏是后半夜了，路上也没人，也不怕羞。走着走着，走到柳河进上，他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跑了。光着屁股翻墙进了家里的门。

他有个毛病，记吃不记打。但凡爱赌的人都有这毛病。他还去赌，赌博这玩意儿上瘾，比什么都瘾大。尤其是他。他躺在床上，一遍一遍的品那赢钱的滋味儿，收赌注的滋味儿，就是不记挨打的滋味儿。

这几年，他是越打越精了，很少输钱。他在赌徒们当中，名气越来越大了。居然有人来雇他去打牌。

所谓“雇”，就是农村里的暴发户们，雇他去替他打牌，输了是主家的，赢了对半开，或三七开，四六开，二八开。也有打一夜五百元，一千元的。不论输赢。也有输赢五五开，本钱雇主掏的。

能有人雇他，就说明他打牌，已经不是业余水平了。

他也有得意的时候。

他最得意的一次是那会在天津的一家小旅社，那是一次大赌。

他手气好，又玩了点儿小把戏，打到半夜两点，他已经赢了三万六千元，可不幸的是那次他们太大意了，一边赌着，一边弄了十几听“强力”啤酒，两只烧鸡，边啃边喝，边喝边赌，越喝越来越劲儿，越喝越想喊，弄的四邻不安，恰逢派出所到旅馆抓嫖妓宿娼的，服务员顺便报告了，拿了钥匙，捅开房门，警察们掏出枪来，让他们面壁而立，两手高举，桌子上的钱，口袋里的钱，连提包里的钱，全部兜走，共计四万七千元。其中包括他的三万六千元，还有赌本两千元。

一副手铐铐两个，两副手铐铐了四个，进了收容所，行政拘留十五天。

说真的，钱没收了虽说心疼，可那十五天野真难熬，他天天在墙上划圈儿记日子。肚子吃不饱不说，还没烟抽。在号子里，他还挨号头的欺负。

好不容易，熬到了半个月，走出看守所，天那么蓝，太阳那么亮。警察又训了他半个小时的话，他一句没听进去。警察让他提了行李跟他走，到了火车站，进了站，上了车，给了他一张硬座的直达快车票。

他说，“口袋里没一个钱，一路上要吃饭呀。”

民警下车，买了个大锅盔给他。

民警问，你家离车站几里地。

本来是五里地，他舌头一打转儿。说，“二十里。”

警察看看他，笑笑。说，“二十里，你这么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俩钟头就到了，还用得着坐车？走吧。”

他这人记吃不记打。

就这，他一路上坐在车上，回忆旅馆里的那一夜赌博，每一局怎么赢的他都记得，还有滋有味的品呢。

就这样，他回了家，那两千多元，他没敢跟家说，那钱也不是他的，是他哥的，他说能买到一批“索尼”二十五寸彩电，这钱留给人家做了定金，他哥说会办事，还狠夸了他一顿。

这是不久前的事，他心里怎么也忘不了那三万六千元，要不是飞来那一场横祸，他早发家了，早就是万元户了，敢跟他哥抗衡了。他哥做生意倒腾了五六年，没挣上钱不说，还拖欠了一屁股债，去年到今年包了几个小建筑工程，总算弄了几个钱，他心里有数，充其量

不过七八千元家底，光行贿就花了好几千元。

这五十万来的不容易，是他的未婚妻翠翠在信用社搞的鬼，一家社办的铝厂还的贷款，她没上账，偷偷地做了个假凭据。可纸里包不住火，她再三的跟他说，这笔钱必须在十天之内还上，最长也不能拖过十五天，要是让上级发现，她不但会砸了饭碗，还要坐牢，这五十万元够她坐上一辈子牢了。要是出了事，她就上吊！

她之所以这样铤而走险，也是逼上梁山的。她跟他订婚都一年多了，现在已经怀上了孩子，有两个月了，妊娠反应同事们都看出来。要是没钱结婚，就凭他那烟熏火燎，没有天花板的破土屋，能结婚吗？

他说他的这次牛黄生意，十拿十稳，瓮中抓鳖，手到擒来，她信。像牛黄这样的生意，的确很踏实，所以她才敢如此地不要命。

说真的，他那没过门的媳妇人长得挺俊，是附近三村六乡有名气的漂亮姑娘，又有工作，人家都说她长得像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里的陶玉玲，一笑两酒窝！白皮嫩肉，甜得像蜜汁鲜梨！谁看谁眼馋。

家乡的兰花花哟。

想到这儿，他心里怪痒痒的，还不说那被窝里的“三斧头”呢。那滋味，没法儿说！

为了这，他也得赌一场！

“双旗镇刀客”之所以肯上这赌桌，是冲着“倭瓜”的那部豪华型的“宝马”来的，“香蕉皮”带着他去看了那部车，少说也值六七十万，银灰色的车身闪闪发光，没有一道划痕蹭伤，是当下最烫手的车。

他仔细看了，车窗玻璃是茶色的，里面挂着白色纱帘，沙发软座显然使用了不超过一月，绒面一点没有损伤。车轮胎上的毛刺还伸的老长。从外观看，是一部刚出厂的全新车，连车窗玻璃都是可以自动开合的。这样漂亮的车，在西安的大街上都那么富丽堂皇，十分招人。更别说在他那绥德的小县城了。

要有了这部车，银行行长还不大喜过望？这车，县银行要，他们早就放出风来，想要一部豪华“宝马”。价钱好商量。弄好了，他的翠翠转成正式工，还不是行长大人的一句话？

他估摸了一下，这部车顶多不过跑了三五千公里。

要是他赢了这部车……，翠翠还不欢喜翻了？这车是“倭瓜”私人的，牌照、户口、发票都不是问题，至于县里的交通大队过个户，碎碎几个事。

“香蕉皮”：有枪押阵

“香蕉皮”是个什么级别的主儿，难说，谁也摸不准他。

他老装穷，就看他那身打扮吧，一件黑色的皮夹克，不知穿了几年，反正那领子早已硬脆老化，皮夹克的里面，穿了件蓝色的球衣，半年没洗了吧，白衬衣的领子上沾满了油污，一头到肩长发，脏的像毡片，一句话，标准的街痞二流子。

可今天晚上他不装穷了，他拿出一个很气派的棕色日本经理箱，他打开道缝，让大伙儿看了一眼，装满了整整一叠一叠才从银行取出的，白封条上盖着红印戳的百元大票，“三斧头”暗自掂量了一下，总在二三十万吧。

今天夜里，他们是打算豪赌一夜的，立了规矩，没有三十万元现金，不准上牌桌。

看到这样大的数目，他不仅暗暗吃惊，真想不到，这样的瘦鬼，身上有这样的肥膘！

他不禁脱口而出：“老兄，你干什么？发了这么大的财？”

“嗨？”他冷笑了一声，连那笑声都油腔滑调，“你要什么我都有，别看咱是个蹬三

轮，卖烂苹果烂枣的，你想要什么？五四式手枪，六百四十元一把，一发子弹二十元，要不要？”

“要。”“双旗镇刀客”想见识见识。“让我先看看货，行不行？”

“兄弟，你跟我来。你是个外乡人，我也不怕你报公安局，报了案，反正有你的黑枣吃，我进去了，还有哥们儿在外头等你呢。让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”

他说这狠话，“双旗镇刀客”信。这是他的地盘儿，要没这点儿能耐，能手里有枪？

他跟他走进里屋，原来那里屋是装修过的，从外边看，这房子是老房子，与别人的住处没什么区，可进到屋里，你就会明白，这房子的主人富足而殷实。屋子的装修并不奢华，可结实实实，干干净净。体面而实惠。

财不外露么。

拐个弯儿有间卧室。卧室旁边有个小小的贮藏室，那贮藏室外观就像单元房里的厕所，六面墙壁，没有窗户，开了门，黑洞洞的，一开灯，屋里徒有四壁。空房一间。

“香蕉皮”走了过去，墙上有面镜子，他伸手将镜子卸下来放在地上，露出一个几乎难以发现的，与墙体一色的白色的保险柜。

他拿出钥匙，开了锁，保险柜还有一道密码锁，又对密码，这才将门打开。一打开门，“双旗镇刀客”不禁大吃一惊：在红丝绒的底面上，放着一溜排摆着的五支乌黑发亮的五四式手枪，都套着牛皮套，枪边还放着一排排的子弹，大约有一百多发。

“要不要？”“香蕉皮”问：“一手交钱，一手验货，子弹、枪都是新的。价钱再没这么便宜的。再说，你上哪儿去买呀？”

他的心真的动了动，想买一把，回头又一想，不合算。没有佩枪证啊，说不定，弄个“私藏武器罪”蹲几年班房，拿钱买罪，可划不来呀。再说，他又没有什么跟他不共戴天的仇人，非杀了他不可。他也没胆量去劫道，要那玩意儿干嘛？就是劫道，有把杀牛刀也就够了，何必手枪？那么招人眼目。带刀又不犯法。

“那玩意儿咱可不会玩儿，再说，也没那胆。”他轻声地说。

“香蕉皮”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量你也不是那个种！告诉你，别看我是个蹬三轮卖香蕉的。要不要微型的短把儿冲锋枪？说话。要几百把？”

“好大的口气，军火商呀。”“双旗镇刀客”脱口而出。

“香蕉皮”拿起一支枪，去了皮套儿，枪上薄薄的涂了层机油，他用一块绒布擦了擦，枪越发的亮了。他把一根手指捅进枪的扳机孔，一甩，枪在手指下打了几个圈圈。这动作很老练，他在暗示“双旗镇刀客”，别以为我就是个卖枪的。老子还是个西部牛仔。不信？

“香蕉皮”说：

“我当过兵，服役三年，干了一年，吃不了那份苦，跑回来，不去了。后来，还坐过两年大牢，啥世面也见过，要说打枪，无论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指哪儿打哪儿，杀个人，跟宰只鸡儿似的，谁要惹了我，可没他的好儿！”

他的话音才落，“倭瓜”说话了，从他手里一把夺过那支枪，在手里掂了掂，看了看枪膛里没有子弹，便试着击发，那声音清脆响亮，“倭瓜”说，“这枪我要了。子弹！50发。”

“香蕉皮”先是瞪大的眼睛看了一眼“倭瓜”。“真要？”

“倭瓜”不语。

“香蕉皮”数了50发子弹给他。

“倭瓜”把子弹压进枪膛，播到腰间，说，“今天晚上谁拉稀，我就拿谁试枪。”

三归一？

回到桌边，赌场上，“双旗镇刀客”觉得赌场上的气氛变了。他再看“吕四娘”和“倭瓜”，和先前有些儿不一样了。

“吕四娘”似乎依旧气定神闲，可“香蕉皮”却像是有点骑虎难下，看来他并不想把赌场变成杀场。

“双旗镇刀客”肯定了如下三点：

第一，这帮人有来头，有背景，有实力。个个都有吨位。第二，以这帮人的来头背景和实力，这桌牌会守规矩，不胡来，不会言而无信。这儿不是杀人越货的地方，是个真正的赌场。贼有贼道，匪有匪道，赌场更有赌场的道儿。而赌场是个最讲“道”儿的地方，只要守道便好。第三，他来对了地方，是个打牌的地方，他会死也死的明白，发也发得明白。他心定了。

“香蕉皮”要的便是这个感觉，不过现在有点过了。

为了缓冲一下气氛，“香蕉皮”拿出包烟来，是“蓝箭”，这会儿这烟走俏，一包黑市上买到七块多。（刑警队长老柴说，那时候我吸的是五六毛钱一包的，宝鸡烟厂出的“金丝猴”。）这价“双旗镇刀客”知道。“香蕉皮”递给每人一支。“吕四娘”也接了，却放在了她的对家，“倭瓜”的手边。

“倭瓜”从口袋里掏出了打火机，一看那精美的造型，和那突出的 USA 字样，就知道非一般玩意儿，那打火机上还带着块表，看样子还是块机械表。“双旗镇刀客”拿过来一看，果然是瑞士表，“百浪多”。

那打火机他拿在手里看，却不知怎么用，不像电子打火机，一按就有火苗往出窜，也不像陕北放羊老汉用的打火石的打火机，掀开盖擦轮子，或是一按键盖会弹开，喷出火苗，看了半天，不知怎么用。

“双旗镇刀客”有点难堪地说：“哟嗨，新式武器！”

“倭瓜”悠然自得地拿过打火机。打开机盖，打火机的一面镶了一块蓝宝石，或许是假的，反正亮闪闪的，“双旗镇刀客”也不认识。“倭瓜”那又肥又短的手指只一碰，也许连碰还没碰上，打火机里立刻窜出一股火苗来，淡蓝色的，一两寸高，呼呼有声。“双旗镇刀客”看得呆了，直到“倭瓜”送了过来，这才慌忙拿起烟来点。

“反了。”“倭瓜”连看也不看，说。

“双旗镇刀客”低头一看，真是反了，原来“蓝箭”的过滤嘴是白色的，一道金箍，他没注意。忙反了过来，这才点着，深深地一吸，不错，到底是七块二角钱一包的，香、绵、有后劲。

他把那打火机拿过来细看，委实漂亮，怎么打着的，他还是不明白，只好不怕寒碜的问：“这打火机，怎么用？”

“倭瓜”轻蔑地笑笑，说：

“这是感应式电子打火机，手指只要一靠近感应点，立刻就有火苗窜出来。”

“多少钱一只？”他总算长了点见识。

“一千七百港币。”“倭瓜”淡淡地说：“港商送的。”

好大的气派！

“双旗镇刀客”信，一千七百港币，值。单这块“百浪多”就值好几百，何况那打火机的外壳像是镀金的。

他见“倭瓜”的那手，肥嘟嘟，圆鼓鼓的，每一只手上都戴着只大金戒指，那戒指是方形的，又粗又大，只怕少说也有十五六克，按现在的行情，七十六元一克，（老柴说，这是那时候银行的收购价。）一只一千五六，还买不到，金店里没货。他明白，“倭瓜”戴这样的戒指，怕也不是为了摆阔。这样的金戒指随时能当钱使。好用。

他心想，我操你妈，老肥。“倭瓜”，要不了多大一会儿，到不了天亮吧，我准把你那

几只金戒指扒光不可。那戒指肯定是 24K 金的，背后有字，骗不了我。真金还是假金，我牙齿一咬，指甲一划就知道。

“双旗镇刀客”在心里说，别得意，我也会有这一天的。干什么也没打牌来钱快，这一夜要是赢了，我什么都有了。

他心想，这三个家伙，包括“吕四娘”，都有点来头，不简单，只怕哪一个都有百万家私。这一夜他碰上财神们了。要把手上的刀磨快。我“双旗镇刀客”把你们仨都砍了，一个不留，这叫“三归一”。要不，为啥我人称“双旗镇刀客”呢。

破釜沉舟

墙上的电子石英钟会报时，打了十二下。

“香蕉皮”站起身来，紧锁好防盗门。那房门用铁皮包了，铆钉铆着，上下加了两把暗锁，都是五保险的锁，门上还有窥视孔。“香蕉皮”用钥匙在锁里面又拧了两圈，“啪嗒”一响，锁死了。

门是够安全的了。

“香蕉皮”又检查了窗户。窗户外面有铁栏杆，窗户也上了销子，又蒙严实了。不露出一丝光线，就是派出所治安队来抓赌，也来得及从容出逃，藏匿赌资赌具。然后，“香蕉皮”回到了桌边，说：

“好了，咱们在这儿玩了一阵儿，该动真格儿的了！”

“倭瓜”说：“怎么样，该亮亮底儿了吧？”

他看了一眼“双旗镇刀客”、“吕四娘”和“香蕉皮”。

“倭瓜”说，先从我开始。他掏出一串钥匙，打开一只锁着的旅行箱包，里面似有大半提包钱。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小小的弹簧秤，钩子一挂，打不起。可以称五公斤的弹簧秤拉到了头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说，“要再不够，……”他拿出了汽车驾驶执照和汽车钥匙，那汽车钥匙跌落在桌上，声音特别的清亮欢快。“再搭上我的豪华型‘宝马’，怎么样？”

“双旗镇刀客”怦然心动，他想要的就是这个车。这部车比那一叠叠钱还吸引他，他真叫劲儿了，一把提出了自己的经理箱，对了对号码锁，双手一掀，“啪！”的一声，经理箱跳开，露出满满的一箱钱。

“整整五十万，怎么样？”

几个人都看傻了眼，愣在那里，想不到，这个土鳖，还真有钱！真是“双旗镇刀客”！

“香蕉皮”也拿出了钱，一只棕色的日本式仿牛皮的大手提包，拉链一拉，全是钱。

“吕四娘”嫣然一笑，她穿了一件橡皮绸的风衣，把风衣的一个角伸到了“双旗镇刀客”面前，说：“乡党，你摸摸我这件风衣。”

“双旗镇刀客”摸摸，摸不出什么名堂，橡皮绸面又厚又韧，里面似乎还有薄薄的一层晴纶绸。

“吕四娘”解开扣子，脱下风衣，扔在床上，让他再摸。大衣的里子是薄薄的又光又滑的涤纶绸，他一摸，明白了，里面全是钱。少说也有好几十万。

“吕四娘”说：

“刚才摸了几圈，咱们是用甩手气，小打小闹，随便玩玩。到了这会儿，你瞧，一院子的人全睡了，醒着的就剩咱们儿了。香蕉皮，把你的青啤拿出来管够，随便喝，小妹我，”说着，拿出一条“金伯爵”，“进口烟，随便抽！”